

「萊夫會跟他們說話，」外婆說：「他們騎在萊夫背上時，萊夫一直嘻嘻哈哈的跟他們說話。」

「可是，發生這種事，難道沒有引起大騷動嗎？」我問。

「倒沒有引起什麼騷動，」外婆說：「你要記得，這種事在挪威司空見慣了，到處都有女巫。或許在這時候，我們這條街上就住著女巫呢！你該上床睡覺了。」

「女巫不會在半夜偷偷從我的窗戶溜進來吧？」我微微顫抖的問。

「不會，」外婆說：「女巫絕對不會做一些像是從排水管爬進別人家裡這種蠢事。你在床上很安全的。來吧，我幫你蓋被子。」



如何辨認女巫

隔天晚上，外婆幫我洗好澡後，把我帶進客廳，聽她說另一個故事。

「今天晚上，」外婆說：「我要告訴你，當你遇見女巫的時候，要怎麼辨認她們。」

「你確定可以百分之百認出她們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，」她說：「不行，麻煩就在這裡。不過，可以让你比較容易猜得出來。」

她把雪茄煙灰弄得滿膝蓋，希望她在還沒有告訴我該如何辨認女巫以



前，她的衣服不會先燒起來。

「首先，」她說：「當你遇見真正的女巫時，她總是戴著手套。」

「不可能總是戴著手套吧，」我說：「夏天怎麼辦？天氣那麼熱！」

「就算是夏天也一樣，」外婆說：「她一定得戴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我說。

「因為她沒有指甲，只有薄薄彎曲的爪子，像貓一樣，所以必須戴手套掩蓋。我要提醒你，許多高貴的女士也戴手套，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，所以單靠這點很難辨別。」

「媽媽也習慣戴手套啊！」我說。

「可是她在家裡不會戴，」外婆說：「女巫就算是在家裡也會戴手套，她們只有在睡覺的時候才會脫下來。」

「外婆，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？」

「別打岔，」她說：「仔細聽就好了。你要記住的第二件事就是，真正的女巫沒有頭髮。」

「沒有頭髮？」我說。

「她的頭就像雞蛋一樣光滑。」外婆說。

我嚇了一大跳。一個女人沒有頭髮，真是太奇怪了。「外婆，她們為什麼沒有頭髮？」

「別問為什麼，」她嚴厲的說：「只要記住我的話，女巫的頭上連一根頭髮也沒有。」

「好可怕！」

「是噁心！」外婆說。

「如果她沒有頭髮，應該很容易辨認啊！」我說。

「才怪！」外婆說。「真正的女巫總是戴著假髮，遮住她的光頭。她



戴著頂級假髮，這種頂級假髮幾乎和真的頭髮一模一樣，除非你去拉一拉，看看能不能扯下來。」

「那我就去拉呀！」我說。

「別傻了，」外婆說：「你不可能去拉每個女人的頭髮，就算她們戴著手套。如果你敢拉就去拉，看看會出什麼事。」

「所以，這也沒有什麼用。」我說。

「這些事分開來看是沒有什麼用，」外婆說：「只有把它們全部合在一塊兒，才會有點道理。我告訴你，」外婆繼續說：「這些假髮會帶給女巫很大的麻煩。」

「什麼麻煩，外婆？」

「假髮會讓她們的頭皮癢得要命，」她說：「你也知道，女演員戴假髮，或是你和我戴假髮，都是戴在自己的頭髮上面，女巫卻是直接戴在光

溜溜的頭上。假髮的裡層很粗糙，會摩擦頭皮，讓頭皮非常非常的癢，甚至還會覺得痛。女巫們稱它為『假髮疹』，癢得可厲害呢！」

「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辨認女巫嗎？」我問。

「注意鼻孔，」外婆說：「女巫的鼻孔要比一般人來得大，而且鼻孔的邊緣是粉紅色的，曲曲折折，像貝殼的邊緣那樣。」

「為什麼她們的鼻孔那麼大？」我問。

「聞味道呀，」外婆說：「真正的女巫嗅覺很靈敏，她可以在漆黑的夜裡聞到站在對街的小孩。」

「她聞不到我，」我說：「我才剛洗過澡。」

「喔，她可以的，」外婆說：「你洗得愈乾淨，女巫就愈能夠聞到你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我說。



像狗屎！我不相信！我才不信呢！」

我頭都暈了，驚訝得目瞪口呆。「狗屎！」我大叫。「我聞起來才不

「狗屎。」外婆說。

「對她們來說，我聞起來像什麼味道？」我問。

的味道，可是對女巫來說，你的味道可糟透了。」

「對我來說你一點都不臭，」外婆說：「你聞起來就像奶油和覆盆子

「我不會散發臭氣波吧，對不對？」我說。

「因為大人不會散發臭氣波，」她說：「只有小孩會。」

人呢？」

「外婆，」我說：「如果在晚上，女巫要怎麼靠嗅覺來分辨小孩和大

這種時候，我就更愛外婆了。」

個月洗一次就夠了。」

滿汗垢，臭氣波就沒有辦法順利散發出去了。」

「那我再也不洗澡了。」我說。

「只要不那麼常洗就好了，」外婆說：「對一個懂事的小孩來說，一

「等等，外婆……」

「別打岔，」她說：「重點是，要是你一個星期不洗澡，皮膚上就布

徐徐滲透出來，女巫稱這種氣味的波浪為『臭氣波』，它飄散到空氣中，

傳入女巫的鼻孔裡，會讓女巫頭暈目眩。」

「等等，外婆……」

「喔，有道理的，」外婆說：「女巫要聞的不是骯髒的氣味，而是你

的味道。真正吸引女巫的是從你皮膚裡散發出來的氣味。它就像波浪似的

道就愈少。」

「外婆，這完全沒有道理。」

「愈乾淨的小孩，女巫聞起來就愈臭，」外婆說：「愈髒的小孩，味

「更糟的是，」外婆話中帶刺的說：「對女巫來說，你聞起來的味道還是新鮮的狗屎呢！」

「完全不可能！」我叫嚷著。「我知道我聞起來一點都不像狗屎，不管你是新鮮還是乾掉的狗屎。」

「你再怎麼爭都沒有用，」外婆說：「事實就是事實。」我氣壞了。再怎麼樣，我都不可能相信外婆告訴我的事。

「所以，要是你瞧見有個女人在街上經過你身邊時捏著鼻子，」外婆繼續說：「那個女人很可能就是女巫。」

我決定換個話題。「再告訴我一些辨認女巫的方法。」我說。

「眼睛，」外婆說：「仔細看她的眼睛，因為真正的女巫眼睛和你、我的不一樣。一般人的眼睛中央都有個小黑點，如果是女巫，那個小黑點就會不停的變顏色，你還可以在那個變色的點中看見冰火在跳動。那會讓



你全身起雞皮疙瘩。」

外婆整個靠在椅背上，心滿足的抽著那支很難聞的黑雪茄。我蹲跪在地上，仰起頭愣愣的看著她。她的臉上沒有一絲絲笑容，表情看起來非常的嚴肅。

「還有別的方法

嗎？」我問她。



「當然還有，」外婆說：「你似乎還不太明白，事實上，女巫根本不是女人。她們看起來像女人，說話的樣子像女人，舉止行為也可以表現得像女人一樣。但實際上她們不是女人，她們完全是不同種的動物，簡直就是假扮成人類的惡魔。所以她們有爪子，沒有頭髮，還有詭異的鼻子和奇怪的眼睛。她們必須竭盡心力遮掩這一切，才不會讓人發現。」

「外婆，她們還有什麼和正常人不一樣的地方？」

「腳，」她說：「女巫沒有腳趾頭。」

「沒有腳趾頭！」我大叫。「那她們有什麼？」

「她們只有腳，」外婆說。「她們的腳前端是方形的，完全沒有腳趾頭。」

「頭。」

「這樣走路會有困難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一點都不會，」外婆說：「可是穿鞋會出問題。所有的女人都喜歡

穿尖頭鞋，可是對女巫來說，要把腳塞進尖頭鞋裡是非常痛苦的事。」

「她為什麼不穿方形的寬頭鞋呢？」我問。

「她不敢，」外婆說：「就像她要用假髮遮住光頭一樣，她也要硬把

腳擠進漂亮的鞋子裡，才能遮住她醜陋的女巫腳。」

「那不會很難受嗎？」我說。

「難受得要命，」外婆說：「可是她非穿不可。」

「要是她穿上普通的鞋子，我們就認不出她了，對不對，外婆？」

「恐怕是認不出來，」外婆說：「你可能會發現她走路來有點跛，

可是要非常仔細才看得出來。」

「外婆，只有這些不同的地方嗎？」

「還有，」外婆說：「還有一樣。」

「是什麼，外婆？」